晏子春秋

三

別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春秋

雜上

特別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春秋内篇襍上第五 凡三十章

大正 6. 8. 30 購求

晏子春秋卷之三上

雜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非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鑰其家者納

公不悅晏子晏坐地訟公而歸

來爲已說來爲韻

諫下云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

及其身義礼賢身各爲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而讀為則

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禍第二

嘖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嘖字林嘖息憐也下三丁右仇云趨出授。綏而乘

左傳襄廿五年

杜注言己与衆臣無異

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嘖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林堯叟注我何為而獨死也）

祖免　免即絻省文

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祖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干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既弑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外傳二七

埳 當爲坎說文陷也玉篇埳亦與坎同苦感切

受其不祥 後漢書注作明神視之

所殺七人 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

崔子 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親長 此誤

俛而飲血 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與我

直兵推之 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至我

子不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

莫莫葛藟 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藟

施 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 詩作愷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弟正字豈通字凱悌俗字

嬰不革 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今嬰至禍乎 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回矣

遂舍 後漢書注作糉

授 呂氏春秋作受

綏 韓詩外傳作纓

而乘 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 新序作附當爲拊呂氏春秋作字無良誤

失其志 後漢書注作意

回 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

非義 韓詩外傳作仁

子獨不爲夫詩乎 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据呂氏春秋訂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厨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
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
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
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
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
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
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法則
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
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
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
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强
而貴强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
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
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
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戴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嚮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

然歎曰今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

說苑出字有果字下

公慙而反不果出 今本作公慙而反不果 据太平御覽訂正

隱君 太平御覽作隨君是一作隱惡

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繫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

受諫 善諫為韵

無征 說苑作正

無征時朝無事也 時 說文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夜移 太平御覽有家

款 說苑太平御覽作報

史記商君傳昭云款叩也

去端 太平御覽作朝 衣說文端 衣正幅端与端通

周純夏官司勳云惟加田于國正

說苑諫 晏子下有家字 景公夜從晏子飲 晏子稱不敢與弟

夫布 太平御覽作鋪

司馬穰苴 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

有人臣不敢與為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醉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飲之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眞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

以報　文選注作一謂字非

識　韓詩外傳文選注後漢書注作知

而太師知之　文選注下云於是輟伐齊謀

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東門無澤（東門子家有墟俾萬鍾之粟）
親長按文選木玄虛海賦注引此文作陰氷凝陽氷厚五寸

和則年穀孰（孰熟）
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公使晏子予魯若魯使不盡受（予與）

子叔昭伯 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即此人

景公伐魯傳（許傳讀附墨子有墟俾萬鍾之粟）東門無澤（東門子家有墟俾萬鍾之粟）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年穀謂五穀也）對曰（水陰也）傳許（傳讀附墨子有墟俾萬鍾之粟）陰氷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太平御覽三十六作公問晏子）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水陰也）陰氷厥陽氷厚五寸者（太平御覽三十六引並作陰氷素問云厥書逆也多死書良醫曉上下）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太平御覽作君之意）上下和則年穀孰（太平御覽作孰）年克（克能）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太平御覽作丕恐疲兵和無成）成君之意詰禮魯以（太平御覽作逐）息吾怨遣其孰以明（西京雜記作秘）吾德公曰善（西京雜記作秘）遄（太平御覽作速）不伐魯（山陰數百社（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景公（太平御覽三十六引）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何）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太平御覽三十六引）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安平之）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上晏子外文）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公羊傳文）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魯君之義）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悅）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讎（讎）予之

通一本作公按下文亦作公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景公遊紀得金壺　中書晏子因以諷之　第十九

得金壺　今本脫壺字一本作緘字非据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

紀有書何以亡也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

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丹書一本作月書据太平御覽改

景公遊於紀得金乃發視之中有汧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其不亡何待乎

懸之閭　古人閭席皆有銘

注之壺　一本作鍼　一本作其皆小閭壺为韻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至及己第二十

吾少之時　一本作吾之少時

墨子公孟篇云是譬猶噎則穿井也死而求医也

愚者　太平御覽作人

噎　說文飯窒也

雖速　太平御覽作悔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之少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補補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說苑作渴按作渴爲是蓋音之譌

說苑雜言篇以晏子爲越石父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使魯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外傳四六

檻 檻於當為楹字之誤也

遬 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籀文作遬

仲尼送之 初學記作仲尼送之反命問弟子曰 禮下疑曰字

晏子使韓詩外傳作聘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畀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不計之義 初學記作不法之禮

以恐曰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將行晏子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家語六本說苑雜言荀子大略

之疑當作乎

按困恐困訛

燦 今本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揉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為之与其言謬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以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不若以言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

曾子將行 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

軒 說苑作財非軒与言另韻

請以言 荀子作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圓 楊倞注作員

楊倞注荀子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甚也

擇輔必齊邦民注擇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輮擇擇
槁暴攻王記載雖敝不歙鄭氏注謂歙三暴陰柔後又撓濕憔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步角切劉步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
不復贏矣楊倞注贏荀子勸學篇作輪木直中繩輮以為輪新序節士史記涂山新序太平御覽作塗山女晉之晉睹齊晏子之與歸第二十四
故君子慎隱燥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栝可不謹也慎之隱與隱不通謂檃栝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
後人不佩湛之槩醯而賈匹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槩醯而賈匹高誘注呂氏春秋湛漬也湛讀潘釜之潘荀子大略篇作漸於鹽醯勸學篇作其漸也
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漸蕩然也願子之求所湛嬰聞之
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
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晏子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
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今本下為字作之據文選注改之對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
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再
以為僕也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人曰僕一作凍餓為人曰僕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晏子入閉門而不與通謂僕曰子之道則善矣然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之
道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
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
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仕三見逐於人臣
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俗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

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已称和氏之璧則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璧王与此懷王子蔡當
錯誤不可及以疑誓井里之田也意林作井里璽耳荀子大略篇和之辟井里之欲也楊倞注井里璽欲
未詳或曰欲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田也謝侍郎曰欲說文欲門梱也梱門
欲不也意林不解乃改為璞是行業來人或石称門限為石閫根欲与困義亦通言石堪耳堅土杈入
蘭本蘭与藁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藁本一名鬼卿一名地新陶弘景云今東間有煎沢草名蘭香名醫云藁本可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芷藁本故芷以為一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也並當是誤則芬又辣根也

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
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晏聞之省行者不引其
過察實者不識其辭晏可以辭而無棄乎晏誠革之
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
不修途尊禮不受濵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
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瑜則德德則驕晏子有
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
道也

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之史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
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則淑眾人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其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
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
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
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
薦以爲大夫

泯子午生也泯字子午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
有條理臣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
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

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之北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已義按五鹿在
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湯陰縣西五十
八里有羊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悔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大夫第二十五

中牟　史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獨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趙之疆
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則淑眾人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
史記列傳

晏子薦以勇夫

晏子之行也其妻送之門曰子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子出志甚自得也常有以下人者今子反是
何也晏子將以爲大夫

泯子午生也泯字子午

晏子辭而不爲大夫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悔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大夫第二十五

中牟　史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獨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趙之疆
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則淑眾人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
史記列傳

晏子薦以勇夫

晏子之行也其妻送之門曰子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者妾觀子出志甚自得也常有以下人者今子反是
何也晏子將以爲大夫

泯子午生也泯字子午

晏子辭而不爲大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

呂氏果作罘
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

結罘罔　今本罘作果　据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罘兔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罘　捆蒲葦　捆當為稛說文絭束也玉篇始有捆字口衮切織也抒也纂組也呂氏春秋作梱案稛正字　梱借字捆俗字

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劒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犇　藝文類聚作奔

呂氏說苑養其之其作及
呂氏注伉當也
造于君庭　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奉以至自刎　今本作奉以退据呂氏春秋作奉以託執文類聚作乃自殺刎當為殉荀子疆国篇是猶欲壽而殉頸楊倞注殉當為刎非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退而自殁說文殉終也或作殁

景公欲見高糺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八

高糺　說苑作繚糾繚声相近

正其君　說苑作不能成政

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非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非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非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大息嘆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復者　呂氏春秋作觀矣

馹　說文驛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

亦愈至甚矣　呂氏春士節篇說德篇說苑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糺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糺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特祿說苑作進

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嘗干嬰之行　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

說苑作馳

苑報用此文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高糺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晏子居喪遜畣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傳襄十七年

語曲禮子夏問

唯卿為大夫　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

高糺事晏子而見逐高糺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糺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艸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

晏桓子　名弱

麤衰　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罕直心

以聞　家語作問

服耳　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同文見家語

特別
せ
5
112

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之三上

維丁丑之歲初夏之季宿雨新霽淑熱沾衣不覺睡起容易成蒙人之夢清風自北窓來翻案於之書晴朕

丙午八月晦漬了

初覽書孫氏音義了 校先齊書 回記

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